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陳氏禮記集說卷十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事臣雷純

謄録監生臣李璜

禮記集說卷十

元 陳澔 撰

問喪第三十五

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傷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為之糜粥以飲食之夫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雞斯讀為笄纚笄骨笄也纚韜髮之繒也親始死孝子先去冠惟留笄纚也徒空也徒跣無屨而空跣也上衽深衣前衽也以號踊履踐為妨故扱之於帶也交手哭謂

兩手交以拊心而哭也糜厚而粥薄薄者以飲之厚者以食之也　雞音笄斯色買切扱音插乾音干飲去聲食音嗣號平聲三日而斂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懣氣盛故袒而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哭踊本有數此言無數者又在常節之外也懣煩也　懣謨本切婦人不宜袒故發胸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壞牆然悲哀痛疾之至也故曰辟踊哭泣哀以送之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發開也爵踊似爵之跳足不離地也殷殷田田擊之聲也辟拊心也　殷上聲壞音怪辟婢尺切離去聲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

其反哭也皇皇然若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望望瞻望之意也汲汲促急之情也皇皇猶彷徨之意盡哀而止者他無所寓其情也上上聲喪去聲復扶又切心悵焉愴焉惚焉愾焉心絕志悲而已矣祭之宗廟以鬼享之徼幸復反也成壙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苫枕塊哀親之在土也故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

也人情之實也此言反哭至終喪之情惚猶恍惚也愾猶嘆恨也勤謂憂苦也　壙上聲枕去聲
或問曰死三日而后斂者何也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懣故匍匐而哭之若將復生然安可得奪而斂之也故曰三日而后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亦益衰矣家室之計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是故聖人為之斷決以三日為之禮制也此記者設問以明三日而斂之義斂之斂如字人為為去聲斷丁玩切
或問曰冠者不肉袒何也曰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也故

為之免以代之也然則禿者不免傴者不袒跛者不踊非不悲也身有錮疾不可以備禮也故曰喪禮唯哀為主矣女子哭泣悲哀擊胸傷心男子哭泣悲哀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免而袒袒而踊先後之次也有一疾則廢一禮女子不踊則惟擊胸男子不踊則惟稽顙觸地皆可以為哀之至也　免音問傴於縷切跛補火切或問曰免者以何為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禮曰童子不緦唯當室緦緦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劉氏曰已冠者為喪變而去冠則必著免蓋雖去冠猶嫌於不冠故加免也童子初未冠則雖為喪亦不免以其未冠故不嫌於不冠也若為孤子而當室則雖童

子亦免以其為喪主而當成人之禮也如童子不杖以其不能病也而當室則杖童子不緦幼而不能知踈遠之哀也而當室則緦緦者以其當室而為成人之免且杖則亦可為成人之緦矣故曰緦者以其免也　或問曰杖者何也曰竹桐一也故為父苴杖苴杖竹也為母削杖削杖桐也或問曰杖者以何為也曰孝子喪親哭泣無數服勤三年身病體羸以杖扶病也則父在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堂上不杖辟尊者之處也堂上不趨示不遽也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禮義之經也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

苴杖圓而象天　削杖方而象地

又以桐為同之義言哀戚同於喪父也堂上不趨亦謂父在時也急遽則或動父之情故示以寬暇　為去聲苴七須切羸力垂切辟音避處去聲遽其慮切

服問第三十六

傳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有屬從有從從故皆以從言

疏曰公子諸侯之妾子也皇姑即公子之母也諸侯在尊厭妾子使為母練冠諸侯沒妾子得為母大功而妾子之妻則不論諸侯存沒為夫之母期也其夫練冠是輕也而妻為之期是重故云有從輕而重也皇君也此妾既賤若惟云姑則有嫡女君之嫌今加皇字明非女君而此婦尊之與女君同故云皇姑也　傳去聲為去聲註中與下四節並同厭音壓論去聲

有從重而輕為妻之父母妻為其父母齊

衰是重也夫從妻而服之乃緦麻是從重而輕也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為公子之外兄弟疏曰公子被厭不服已母之外家是無服也妻猶從公子而服公子外祖父母從母緦麻是從無服而有服也經惟云公子外兄弟而知其非公子姑之子者以喪服小記云夫之所為兄弟服妻皆降一等夫為姑之子緦麻妻則無服今公子之妻為之有服故知其為公子外祖父母從母也此等皆小功之服凡小功者謂為兄弟若同宗直稱兄弟以外族故稱外兄弟也　從母從去聲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為其妻之父母鄭氏曰凡公子厭於君降其私親女君之子不降　疏曰雖為公子之妻猶為父母期是有服也公子被厭不從妻而服之是從有服而無服也傳曰母出則為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為其母之黨服為其母

之黨服則不為繼母之黨服母死謂繼母死也其母謂出母也　鄭氏曰雖外親亦無二統

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絰期之絰服其功衰疏曰謂三年之喪練祭之後又當期喪既葬之節也故葛帶謂三年喪之練葛帶也今期喪既葬男子則應著葛帶此葛帶與三年之葛帶麤細正同而以父葛為重故帶其故葛帶也絰期之絰者謂三年之喪練後首絰既除故絰期之葛絰若婦人練後麻帶除矣則絰其故葛絰帶期之麻帶以婦人不葛帶故也功衰者父喪練後之衰也雜記疏云三年喪練後之衰升數與大功同故云功衰也　期音基

有大功之喪亦如之小功無變也疏曰三年喪練後有大功喪亦既葬亦帶其故葛帶而絰期之葛絰也故云亦如之小功無變者言先有大功以上喪服今遭小功之喪

無變於前服不以輕服減累於重也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疏曰大功以上為帶者麻之根本并留之合糾為帶如此者得變三年之練葛小功以下其經澡麻斷本不得變三年之葛也言變三年之葛舉其重者其實期之葛有本者亦得變之既練遇麻斷本者於免經之既免去經每可以經必經既經則去之疏曰斬衰既練之後遭小功之喪雖不變服得為之加經也於免經之者以練無首經於此小功喪有事於免之時則為之加小功之經也既免之後則脱去其經每可以經之時必為之加經既經則去之自練服也　斷音短去上聲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經其緦小功之經因其初葛帶緦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以有

本為稅疏曰言小功以下之喪不合變易三年喪之練冠其期之練冠亦不得易也如當緦小功著免之節則首絰其緦與小功之絰所以為後喪緦絰者以前喪練冠首絰已除故也要中所著仍因其初喪練之葛帶輕喪之麻本服既輕雖初喪之麻不變前重喪之葛也稅謂變易也緦與小功麻絰既無本不合稅變前喪惟大功以上麻絰有本者得稅變前喪也稅吐外反著入聲要平聲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算而反三年之葛是非重麻為其無卒哭之稅下殤則否疏曰殤長中者謂本服大功今乃降在長中殤男子則為之小功婦人為長殤小功中殤則緦麻如此者得變三年之葛著此殤服之麻終竟此殤月數如小功則五月緦則三月還反服其三年之葛也既服麻不改又變三年之葛不是重此麻也以殤服質畧自初死服麻以後無卒哭時稅麻服葛

之禮也下殤則否者以大功以下之殤男子婦人俱為之緦麻其情輕不得變三年之葛也按上文麻有本者得變三年之葛則齊衰下殤雖是小功亦是麻之有本者故喪服小記云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絶本然齊衰下殤乃變三年之葛今大功長殤麻既無本得變三年之葛者以無虞卒哭之稅故特得變之若成人小功緦麻麻既無本故不得變也長上聲為去聲

君為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為君也世子不為天子服

諸侯為天子服斬衰三年外宗見前篇諸侯外宗之婦為君期夫人為天子亦期故云夫人如外宗之為君也世子有繼世之道不為天子服者遠嫌也　為去聲遠去聲

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

夫人者君之適妻故云夫人妻大子適子也其妻為適婦三者皆正故君主其喪　大音泰

大夫之適子為君夫人大子如士服

鄭氏曰士為國君斬小君期大子君服斬臣從服期疏曰大夫無繼世之道其子無嫌故得為君與夫人及君之大子著服如士服也

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為去聲大子大音泰

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疏曰君母是適夫人則羣臣服期非夫人則君服緦故羣臣無服也近臣閽寺之屬僕御車者驂乘車右也唯君所服服者君緦則此等人亦緦也乘去聲期平聲

公為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絰大夫相為亦然為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疏曰君為卿大夫之喪成服之後著錫衰以居也出謂以他事而出非至喪所亦著錫衰首則皮弁也當事若大斂及殯并將葬啓殯等事則首著弁絰身衣錫衰若於士則首服皮弁也大夫相為亦然者亦如君於卿大夫也若君於卿

大夫之妻及卿大夫相為其妻而往臨其喪亦服錫衰但不常著之以居或以他事出則不服也　錫衰之布以緦布而加灰治弁絰制如爵弁素為之加環絰其上　凡見人無免絰雖朝於君無免絰唯公門有税齊衰傳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　見人往見於人也絰重故不可釋免入公門雖税齊衰亦不税絰也此謂不杖齊衰若杖齊衰及斬衰雖入公門亦不税　免如字税音脱　傳曰辠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　罪重者附於上刑罪輕者附於下刑此五刑之上附下附也大功以上附於親小功以下附於疏此五服之上附下附也等列相似故云列也

閒傳第三十七

鄭氏曰名間傳者以其
記喪服之閒輕重所宜

斬衰何以服苴苴惡貌也所以首其内而見諸外也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大功貌若止小功緦麻容貌可也此哀之發於容體者也斬衰服苴苴絰與苴杖也麻之有子者以爲苴絰竹杖亦曰苴杖惡貌者疏云苴是黎黑色又小記疏云至痛内結必形色外章所以衰裳絰杖俱備苴色也首者標表之義蓋顯示其内心之哀痛於外也枲牡麻也枯黯之色似之大功之喪雖不如齊斬之痛然其容貌亦若有所拘止而不得肆者蓋亦變其常度也見音現枲音徙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小功緦麻哀容

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者也若如也往而不反一舉而至氣絶似不回聲也三曲一舉聲而三折也偯餘聲之委曲也小功緦麻情輕雖哀聲之從容亦可也　偯於豈切從七容切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緦麻議而不及樂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唯應辭也不對不答人以言也不言不先發言於人也不議不泛論他事也　唯上聲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緦麻再不食士與斂焉則壹不食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緦麻不飲

醴酒此哀之發於飲食者也一溢二十四分升之一也疏食粗飯也與去聲莫音暮食音嗣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中月閒一月也前篇中一以上亦訓為閒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也疏曰孝子不忍發初御醇厚之味故飲醴酒食乾肉中如字閒去聲乾音干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苫枕塊不稅絰帶齊衰之喪居堊室芐翦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緦麻牀可也此哀之發於居處者也倚廬堊室見喪大記芐蒲之可為席者但翦之

使齊不編納其頭而藏於内也　父母之喪既虞卒哭

枕去聲挩音脱苄音下處上聲

柱楣翦屏苄翦不納期而小祥居堊室寢有席又期而

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柱楣謂舉倚廬之木柱之於楣使稍寛明也翦屏者翦

去户旁兩廂屏之餘草也自上章唯而不對以下至此

有與雜記喪大記喪服小記之文不同者記者所聞之

異亦或各有義

與柱音主　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

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

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此哀之發於衣服者也

每一升凡八十縷斬衰正服三升義服三升半齊衰降

服四升正服五升義服六升大功降服七升正服八升

義服九升小功降服十升正服十一升義服十二升緦麻降正義同用十五升布去其七升半之縷蓋十五升者朝服之布其幅之經一千二百縷也今緦布用其半六百縷為經是去其半也有事其縷者事謂煑治其紗縷而後織也無事其布者及織成則不洗治其布而即以製緦服也若用為錫衰則加灰以洗治之故前經云加灰錫也然則緦服是熟縷生布其小功以上皆生縷以織矣　去上聲治平聲

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為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葛帶三重期而小祥練冠縓緣要絰不除

五服惟斬衰齊衰大功有受者葬後以冠之布升數為衰數如斬衰冠六升則葬後以六升布為衰齊衰冠七升則葬後以七升布為衰也謂之成布者三升以下之布麤疏之甚若未成然

六升以下則漸精細與吉服之布相近故稱成也去麻服葛者葬後男子去要之麻絰而繫葛絰婦人去首之麻絰而著葛絰也葛帶三重謂男子也葬後以葛絰易要之麻絰差小於前四股糾之積而相重則三重也蓋單糾為一重兩股合為一繩是二重二繩又合為一繩是三重也　疏曰至小祥又以卒哭後冠受其衰而以練易其冠又以練為中衣以縓為領緣也要絰葛絰也縓緣見檀弓　縓七眷切緣去聲要平聲

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男子何為除乎首也婦人何為除乎帶也男子重首婦人重帶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小祥男子除首絰婦人除要帶此除先重也居重喪而遭輕喪男子則易要絰婦人則易首絰此易輕者也

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

佩疏曰二十五月大祥祭此日除脫則首服素冠以縞紕之身著朝服而祭祭畢而哀情未除更反服微凶之服首著縞冠以素紕之身著十五升麻深衣未有采緣故云素縞麻衣也大祥之後更間一月而為禫祭禫祭之時玄冠朝服祭訖則首著纖冠身著素端黃裳以至吉祭平常所服之物無不佩也黑經白緯曰纖紕音皮緣去聲

易服者何為易輕者也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鄭氏曰卑可以兩施而尊者不可貳疏曰斬衰受服之時而遭齊衰初喪男子所輕要者得著齊衰要帶而兼包斬衰之帶婦人輕首得著齊衰首絰而包斬衰之絰故云輕者包也男子重首特留斬衰之絰婦人重要特留斬衰要帶是重者特也愚謂特者單獨而無所兼之義非謂特留也

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疏曰斬衰既練男子惟有要帶婦人惟有

首經是單也今遭大功之喪男子首空著大功麻經又以大功麻帶易練之葛帶婦人要空著大功麻帶又以大功麻經易練之葛經是重麻也至大功既虞卒哭男子帶以練之故葛帶首著期之葛經婦人經其練之故葛經著期之葛帶是重葛也　疏言期之葛經期之葛帶謂麤細與期同其實是大功葛經葛帶也　又按檀弓云婦人不葛帶者謂斬衰齊衰服也喪服大功章男女並陳有即葛九月之文是大功婦人亦受葛也又士虞禮餞尸章註云婦人大功小功者葛帶

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此據男子言之以大功麻帶易齊衰之葛帶而首猶服齊衰葛經首有葛要有麻是麻葛兼服之也

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

麻同則兼服之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也同者前喪既葬之葛與後喪初死之麻麤細無異也兼服者服後麻兼服前葛也服重者即上章重者特之說也易輕者則輕者包是也服問篇云緦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言成人之喪也此言大功以下同則兼服者是據大功之長殤中殤也　疏曰兼服之但施於男子不包婦人今言易輕者則是男子易於要婦人易於首也　重平聲長上聲易去聲要平聲

三年問第三十八

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創鉅者其日久

痛深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極也斬衰苴杖居倚廬食粥寢苫枕塊所以為至痛飾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人不能無羣羣不可無別立文以飾之則親疏貴賤之等明矣弗可損益者中制不可不及亦不可過是所謂無易之道也治親疏貴賤之節者惟喪服足以盡其詳服莫重於斬衰時莫久於三年故此篇列言五服之輕重而自重者始　石梁王氏曰二十四月再期其月餘日不數為二十五月中月而禫註謂間一月則所間之月是空一月為二十六月出月禫祭為二十七月徙月則樂矣　稱去聲別必列切創平聲枕去聲斷丁玩切治平聲數上聲間空並去

聲

凡生天地之閒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蹢躅焉踟蹰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鳥獸知愛其類而不如人之能充其類此所以天地之性人為貴也　喪去聲號平聲蹢直亦切躅直六切踟音馳蹰音廚啁音周噍音啾知去聲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焉

能相與羣居而不亂乎患猶害也邪淫之害性如疾痛之害身故云患邪淫也不如鳥獸為無禮也無禮則亂矣　與平聲曾音層焉音煙為去聲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焉為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先王制禮蓋欲使過之者俯而就之則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不至者跂而及之則不至於鳥獸之不若矣壹使足以成文理謂無分君子小人皆使之遵行禮節以成其飾羣之文理則先王憂世立教之心遂矣故曰釋之也　為去聲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

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疏曰父母本三年何以至期是問其一期應除之義故答云至親以期斷是明一期可除之節故期而練男子除絰婦人除帶下文云加隆故至三年 期平聲斷去聲

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又問既是以期斷矣何以三年也答謂孝子加隆由厚於親故如此也焉語辭猶云所以也 期平聲

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故三年以為隆緦小功以為殺期九月以為間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人之所以羣居和壹之理盡矣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

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弗及恩之殺也三月不及五月五月不及九月九月不及期也期與大功在隆殺之間故云期九月以為閒也取象於天地者三年象閏期象一歲九月象物之三時而成五月象五行三月象一時也取則於人者始生三月而翦髮三年而免父母之懷也和以情言謂情無不睦也壹以禮言謂禮無不至也人之所以相與羣居而情和禮壹者其理於喪服盡之矣父母之喪無貴賤故曰天下之達喪也達論語作通　殺去聲閒如字

深衣第三十九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膚長毋

被土續衽鉤邊要縫半下朝服祭服喪服皆衣與裳殊惟深衣不殊則其被於體也深邃故名深衣制同而名異者有四焉純之以采曰深衣純之以素曰長衣純之以布曰麻衣著在朝服祭服之內曰中衣但大夫以上助祭用冕服自祭用爵弁服則以素為中衣士祭用朝服則以布為中衣也皆謂天子之大夫與士也喪服亦有中衣檀弓云練衣黃裏縓緣是也但不得繼揜尺耳　楊氏曰深衣制度惟續衽鉤邊一節難考鄭註續衽二字文義甚明特疏家亂之耳鄭註云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鄭意蓋言凡裳前三幅後四幅既分前後則其旁兩幅分開而不相屬惟深衣裳十二幅交裂裁之皆名為衽所謂續衽者指在裳旁兩幅言之謂屬連裳旁兩幅不殊裳之前後也又衣圖云既合縫了又再覆縫方便於著以合縫者為續衽覆縫為鉤邊　要縫七尺二寸是比下齊之一丈四尺四寸為半之也玉藻云縫齊

倍要是也　要平聲　縫去聲　純音准　齊音咨

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劉氏曰袼袖與衣接當腋下縫合處也運回轉也玉藻云袂可以回肘是也肘臂中曲節袂袖也袼之高下與衣身齊二尺二寸古者布幅亦二尺二寸而深衣裁身用布八尺八寸中屈而四疊之則正方袖本齊之而漸圓殺以至袪則廣一尺二寸故下文云袂圓應規也衣四幅而要縫七尺二寸又除負繩之縫與領旁之屈積各寸則兩腋之餘前後各三寸許續以二尺二寸幅之袖則二尺有五寸也然周尺二尺五寸不滿今省尺二尺僅足齊手無餘可反屈也曰反屈及肘則接袖初不以一幅為拘矣凡經言短毋見膚長毋被土及袼可運肘袂反及肘皆以人身為度而不言尺寸者良以尺度布幅有古今之異而人身亦有大小長短之殊故也朱子云度用指尺

中指中節為寸則各自與身相稱矣玉藻朝祭服之帶三分帶下紳居二焉而紳長制士三尺則帶下四尺五寸矣深衣之帶下不厭髀骨上不可當脇骨惟當其間無骨之處則少近下也然此不言帶之制玉藻云士練帶率下辟等皆言朝祭服之帶也朱子深衣帶蓋亦彷彿玉藻之文但禪複異耳　袼音各詘音屈厭音壓髀音俾稱去聲

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圜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　袷交領也衣領既交自有如矩之象踝足跟也衣之背縫及裳之中縫上下相接如繩之直故云負繩也下齊裳末緝處也欲其齊如衡之平　袷音刼踝胡瓦切齊音咨

故規者行舉手以為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

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以施故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為文可以為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　疏曰所以袂圜中規者欲使行者舉手揖讓以為容儀也抱方領之方也以直其政解負繩以方其義解抱方也

呂氏曰深衣之用上下不嫌同名吉凶不嫌同制男女不嫌同服諸侯朝朝服夕深衣大夫士朝玄端夕深衣庶人吉服深衣而已此上下同也有虞氏深衣而養老將軍文子除喪受弔練冠深衣親迎女在途而壻之父母死深衣縞總以趨喪此吉凶男女之同也蓋簡便之服非朝祭皆可服之也　方氏曰十二幅應十二月者仰觀於天也直其政方其義者俯察於地也袼之高

下可以運肘者近取諸身也應規矩繩權衡者遠取諸物也其制度固已深矣然端冕則有敬色所以為文介冑則有不可辱之色所以為武端冕不可以為武介冑不可以為文兼之者惟深衣而已玉藻曰夕深衣深衣燕居之服也端冕雖所以脩禮容亦有時而燕處則深衣可以為文矣介冑雖所以臨戎事亦有時而燕處則深衣可以為武矣雖可爲文非若端冕可以視朝臨祭特可贊禮而為擯相而已雖可為武非若介冑可以臨衡特可運籌以治軍旅而已制有五法故曰完其質則布其色則白故曰弗費吉服以朝祭為上燕衣則居其次焉故曰善衣之次也　相去聲治平聲朝朝服下朝音潮

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續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

續畫文也純衣之緣也袂緣緣袖口也純邊緣襟旁及下也各廣一寸半袷則廣二寸也　呂

氏曰三十以下無父者可以稱孤若三十之上有爲人父之道不言孤也純衣緣純邊三事也謂衣口裳下衣裳邊皆純也亦見既夕禮 大音泰純音準績音會緣廣並去聲

投壺第四十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中者盛算

之器或如鹿或如兕或如虎或如閭閭如驢形一角而岐蹄或如皮樹皮樹亦獸名其狀未聞皆刻木為之上有圓圈以盛筭枉材不直也哨口不正也此篇投壺是大夫士之禮左傳晉侯與齊侯燕投壺則諸侯亦有之也奉上聲哨七笑切以樂樂音洛餘並音岳盛平聲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主人阼階上拜送賓般還曰辟方氏曰般還言不敢直前則辟之容也曰辟則告之使知其不敢當也般音盤還音旋辟音避已拜受矢進即兩楹閒退反位揖賓就筵主人拜送矢之後主人之贊者持矢授主人主人於阼階上受之而進就楹閒視投壺之處所復退反阼階之位西向揖賓以就投壺之席也賓主之席皆南向司射進度壺句閒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筭興疏曰司射於西階上於執壺之人處

受壺來賓主筵前量度而置壺於賓主筵之南間以二矢半者投壺有三處室中堂上及庭中也日中則於室日晚則於堂太晚則於庭中各隨光明故也矢有長短亦隨地之廣狹室中狹矢長五扶堂上稍廣矢長七扶庭中太廣矢長九扶四指曰扶扶廣四寸五扶者二尺也七扶者二尺八寸也九扶者三尺六寸也矢雖有長短而度壺則皆使去賓主之席各二矢半也是室中去席五尺堂上去席七尺庭中則去席九尺也度壺畢仍還西階上之位而取中以進而設之既設中乃於中之西面而東面手執八算而起　上上聲度入聲間如字

請賓曰順投為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為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　疏曰司射執八算起而告于賓曰投矢於壺以矢本入者乃名為入則為之釋算若以末入則

不名為入亦不為之釋算也比頻也賓主要更遞而投不得以前既入而喜不待後人投之而已頻投頻投雖入亦不為之釋算也若投之勝者則酌酒以飲不勝者正爵即此勝飲不勝之爵也以其正禮故謂之正爵既行行爵竟也為勝者立馬者謂取算以為馬表其勝之數也謂算為馬者馬是威武之用投壺及射亦是習武故云馬也一馬從二馬者每一勝輒立一馬禮以三馬為成若專三馬則為一成但勝偶未必專頻得三若勝偶得二劣偶得一一既劣於二故徹取劣偶之一以足勝偶之二為三故云一馬從二馬若頻得三成或取彼足為三馬是其勝已成又酌酒以慶賀多馬之人也此告賓之辭其告主人亦此辭也故曰請主人亦如之比毗至切飲去聲請為為去聲

命弦者曰請奏貍首間若一大師曰諾

司射命樂工奏詩章以為投壺之節貍首詩篇名也今亡間若一者詩樂作止所間疏數之節均平如一也大

師樂官之長也閒去聲大音泰

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算焉賓黨於右主黨於左主賓席皆南向則主居左賓居右司射告主賓以矢具又請更迭而投於是乃投壺也若矢入壺者則司射乃坐而釋一算於地司射東面而立釋算則坐也賓黨於右者在司射之前稍南主黨於左者在司射之前稍北蓋司射東面則南為右北為左矣

拾其劫切卒投司射執算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算為純一純以取一算為奇遂以奇算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疏曰純全也二算合為一全地上取算之時一純則別而取之一算謂不滿純者奇隻也故云一算為奇以奇算告者奇餘也左右數鈞等之餘算手執之而告曰某賢於某若干

純賢謂勝也勝者若有雙數則云若干純假令十筭則云五純也奇則曰奇者假令九筭則曰九奇也鈞則曰左右鈞者鈞猶等也等則左右各執一筭以告 數上聲純音全奇居衣切令平聲 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 司射命酌酒者行罰爵酌者勝黨之弟子也既諾乃於西階上南面設豐洗觶升酌坐而奠於豐之上其當飲者跪取豐上之酒手棒之而言賜灌灌猶飲也謂蒙賜之飲也服善而為尊敬之辭也其勝者則跪而言敬以此觴為奉養也雖行罰爵猶為尊敬之辭以答賜灌之辭也 飲去聲奉上聲養去聲 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筭一馬從二馬以慶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賓主皆曰諾正爵既行請徹馬 正禮罰酒之爵既行

飲畢司射乃告賔主請為勝者樹立其馬直當也所立之馬各當其初釋算之前投壺與射禮皆三番而止每番勝則立一馬假令賔黨三番俱勝則立三馬或兩勝而立二馬其主黨但一勝立一馬即舉主之一馬益賔之二馬所以助勝者為樂也以慶謂以此慶賀多馬也飲正禮慶爵之後司射即請徹去其馬以投壺禮畢也禮畢則行無算爵　鄭氏曰飲慶爵者偶親酌不使弟子無豐　疏曰請立馬者是司射請辭馬各直其算一馬從二馬以慶是禮家陳事之言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者此還是司射請辭　樂音洛　算多少

視其坐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算長尺二寸

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

小豆焉為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矢半矢以柘若

棘毋去其皮筭之多少視坐上之人數每人四矢亦四筭也籌矢也扶與膚同室中五扶以下三句說見上章　呂氏曰棘柘之心實其材堅且重也毋去其皮質而已矣　扶音膚長去聲為去聲去上聲

魯令弟子辭曰毋幠毋敖毋偝立毋踰言偝立踰言有常爵薛令弟子辭曰毋幠毋敖毋偝立毋踰言若是者浮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樂人及使者童子皆屬主黨石梁王氏曰司射至主黨二十四字與上文薛令弟子若是者浮相屬令從之　弟子賓黨主黨之年稱者投壺時立於堂下以其或相褻狎故戒令之魯薛之辭意同而文小異故記者並列之幠亦敖也偝立不正所向也踰言遠談他事也有常爵謂有常例罰爵也　疏曰浮亦罰也一說謂罰爵之盈滿而

浮泛也庭長即司正也冠士外人來觀投壺成人加冠之士也樂人國子之能為樂者非作樂之瞽人也使者主人所使薦羞者也　幠音呼敖音傲長上聲冠去聲使如字

鼓○□○○□□○□○○□半○□○□○○○□□○□○

魯鼓○□○○○□□○□○○□□○□○○□□○半○□○

○○□□○

薛鼓取半以下為投壺禮盡用之為射禮

魯鼓○□○○□□○○半○□○○□○○○○□

○□○

薛鼓○□○○○○□○□○□○○○□○

□○○□○半○□○□○○○○□○

鄭氏曰圓者擊鼙方者擊

鼓　疏曰記者因魯薛擊鼓之異圖而記之但年代久遠無以知其得失用半鼓節為投壺用全鼓節為射禮

儒行第四十一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鄭氏曰逢猶大也大掖之衣　疏曰謂肘掖之所寬大故鄭云大袂禪衣也　應氏曰儒之名始見於周官曰儒以道得名末世不充其道而徒於其服哀公覘孔子之被服儒雅而威儀進趨皆有與俗不同者怪而問之孔子不敢以儒自居也故言不知儒服　鄭特牲云章甫殷道也蓋緇布冠殷世則名章甫章明也所以表明丈夫故謂之章甫耳　少去聲上衣

去聲長上聲上冠去聲　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　卒遽而數之則不能終言其事詳悉數之非久留不可僕臣之擯相者久則疲倦雖更代其僕亦未可得盡言之也公於是命設席使孔子坐侍而言之　呂氏曰席上之珍自貴而待賈者也儒者講學於閒燕從容乎席上而知所以自貴以待天下之用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皆我自立而有待也德之可貴者人必禮之學之博者人必問之忠信可任者人必舉之力行可使者人必取之故君子之用於天下有所待而不求焉　行去聲數上聲更平聲強

上聲

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偽大則如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

中猶正也論語曰君子正其衣冠　方氏曰衣冠中者言衣之在身冠之在首皆中於禮也動作慎者言心之所動事之所作皆慎其德也大讓所以自抗故如慢而不敬小讓所以致曲故如偽而不誠方其容貌之大也則有所不可犯故如威及其容貌之小也則有所不敢為故如愧三揖而後進故曰難進一辭而遂退故曰易退粥粥者柔弱之狀故若無能也是皆禮之所脩道之所與也　易去聲粥音燭

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

其身以有為也其備豫有如此者鄭氏曰齊難齊莊可畏難也　呂氏曰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儒者之學皆豫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故學有豫則義精義精則用不匱若其始也不敬則身不立不立則道不充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居處齊難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所謂如見大賓如承大祭敬也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所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恕也惟敬與恕則忿懲欲窒身立德充可以當天下之變而不避任天下之重而不辭備豫之至有如此者也　劉氏曰不爭非特恕也亦以愛死養身以有待有為不爭小者近者以害大者遠者也

處上聲齊音齋難行並去聲易去聲

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為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為富難得而易

禄也易禄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禄不亦易禄乎其近人有如此者

呂氏曰儒者之於天下所以自為者德而已所以應世者義而已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我之所可貴人不得而奪也此金玉土地多積不如信義多文之貴也難得難畜主於義而所以自貴也雖曰自貴時而行義而合勞而食未始遠於人而自異也　積兹四切易去聲畜許六切見音現自為為去聲應去聲

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

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過言出於己之失知過則改故不再流言出於人之毀禮義不僣故不極極猶終也言不終為所毀也不斷其威者言其威容不可得而挫折也不習其謀者言其謀必可成不待嘗試而後見於用也　鄭氏曰淹謂浸漬之劫脇也沮恐怖之也鷙蟲猛鳥獸也　方氏曰鷙猛之蟲當攫搏之不程量其勇而後往此況儒者勇足以犯難而無顧也引重鼎不程其力又以況儒者材足以任事而有所勝也往者不悔非有所吝而不改也為其動則當理而未嘗至於悔來者不豫非有所忽而不防也為其機足以應變而不必豫耳過言則失其正流言則失其原過言不免乎出然一之為甚也矧可再而二乎流言不免乎聞必止之以智也詎可極而窮乎　樂五教切好去聲沮上聲斷音短

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

僣與憯同

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

呂氏曰儒者之立立於義理而已剛毅而不可奪以義理存焉以義交者雖疏遠必親非義加之雖强禦不畏故有可親可近可殺之理而不可刧迫辱也淫侈溢也溽濃厚也侈其居處厚其飲食欲勝之也欲勝則義不得立不淫不溽所以立義也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此一句尚氣好勝之言於義理未合所貴於儒者以見義必為聞過而改者也何謂可微辨不可面數待人可矣自待則不可也子路聞過則喜孔子幸人之知過成湯改過不吝推是心也茍有過失雖怨詈且將受之况面數乎　數上聲

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

如此者 鄭氏曰甲鎧胄兜鍪也干櫓小楯大楯也 呂氏曰忠信則不欺不欺者人亦莫之欺也禮者敬人敬人者人亦莫之侮也忠信禮義所以禦人之欺侮猶甲胄干櫓可以捍患也行則尊仁居則守義所以自信者篤雖暴政加之有所不變也自立之至者也首章言自立論其所信所守足以更天下之變而不易二者皆自立也有本末先後之差焉 處上聲更平聲差楚宜切

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篳門圭窬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荅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 疏曰一畝謂徑一步長百步也折而方之則東西南北各十步宮牆垣也牆方六丈環周迴也方丈為堵東西南北各一堵篳門以荊竹織門也圭窬穿牆為之門旁小戶也上銳下方狀如圭蓬戶編蓬為戶也甕牖者㼜牖圓如甕口也 又云以敗

甕口為牖易衣而出者合家共一衣出則更著之也并日而食者謂不日日得食或三日二日并得一日之食也　上答之不敢以疑者道合則就即信之而不疑無患失之心也上不答不敢以諂者不合則去即安之而不諂無患得之心也　篳音畢窬讀作豆著入聲

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楷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

楷法式也上弗援在上者不引我以升也下弗推在下者不舉我以進也危起居謂因事中傷之也信其志謂志不可奪也時有否泰道有通塞然其憂思則未嘗一日而忘生民之患也　比音畀信音申思去聲中去聲

否音丕塞入聲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之以和為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博學不窮溫故知新之益也篤行不倦賢人可久之德也幽居不淫窮不失義也上通不困達不離道也禮之體嚴而用貴於和忠信禮之質也故以忠信為美優游用之和也故以優游為法賢雖在所當慕衆亦不可不容汎愛衆而親仁亦是意也毀方而瓦合者陶瓦之事其初則圓剖而為四其形則方毀其圓以為方合其方而復圓蓋於涵容之中未嘗無分辨之意也故曰其寬裕有如此者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句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

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

疏曰君得其志謂此賢者輔助其君使君得遂其志也　應氏曰程算其功積累其事不輕薦也下不求報於人上不求報於國　辟音避援平聲累上聲

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

呂氏曰舉賢援能儒者所以待天下之士也任舉者所以待其朋友而已必同其好惡也故聞善相告見善相示必同其憂樂也故爵位相先患難相死彼雖居下不待之同升則不升彼雖踈遠不致之同進則不進此任舉朋友加重於天下之士者義有厚薄故也

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為也不臨深而為高不加

少而為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翹與招其君之過招字同舉也舉其過而諫之也　呂氏曰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在我者未正未有能正人者也故澡身浴德者所以正已也陳言而伏者入告嘉謀而順之于外也靜而正之者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常在於未形也故曰上弗知也　方氏曰靜而正之者隱進之也麤而翹之者明告之也靜而正之既不見知然後麤而翹之然亦緩而不失節故曰不急為也其行之高皆自然而已不必臨深以相形然後顯其為高其文之多皆素有而已不必加少以相益然後成其為多世治而德常見重故曰不輕世亂而志常自若故曰不沮與其所可與不必同乎已也非其所可非不必異乎已也　應氏曰治不輕進若伯夷不仕於武王亂不退沮若孔子歷聘於諸國非但處而特立於一身亦出而獨行於一世　澡音

早沮上聲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而尚寬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爲有如此者

慎靜者謹飭而不妄動守身之道也尚寬者寬裕以有容待人之道也強毅以與人不苟詭隨於人也知服知力行之要也博學知服即博文約禮之謂也遠於文則質勝而野近文章則亦不使文揜其質也砥厲廉隅者求切磋琢磨之益不刓方以爲圓也算法十黍爲絫十絫爲銖二十四銖爲兩八兩爲錙言人君好賢雖分其國以祿賢者視之如錙銖之輕猶不臣不仕也其所謀度其所作爲有如此者

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句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

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合志以所習言方即術也並立爵位所向言營道以所相等也相下以尊位相讓而已處其下也流言惡聲之傳播也閒之不信不以為實也其行本方立義謂所本者必方正所立者必得其宜也同於為義則進而從之不同則退而避之故曰同而進不同而退　樂音洛行去聲處上聲　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仁之本謂根本於仁也地猶踐履也作充廣也能能事也八者皆仁之發見哀公問儒行夫子既歷數以告之矣仁包四德百行之

原故於其終也以仁為說焉兼有此仁之行而不敢自以為仁是尊仁而讓善也故曰尊讓有如此者　孫去聲

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慁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句常以儒相詬病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為戲　隕者如有所墜失穫者如有所刈刈充者驕氣之盈詘者杳氣之歉　鄭氏曰隕穫困迫失志之貌充詘喜失節之貌慁猶辱也累猶係也閔病也言不為天子諸侯卿大夫羣吏所困迫而違道孔子自謂也　方氏曰無儒者之行而為儒者之服無儒者之實而盜儒者之名故曰今衆人之命儒也妄以其妄故常為人所詬病既至舍矣又曰館之者具食以致其養具官以治其事也言

加信則不以儒相詬矣行加義則不以儒相病矣　李氏曰儒行非孔子之言也蓋戰國時豪士所以高世之節耳其條十有五然旨意重複要其歸不過三數塗而已一篇之内雖時與聖人合而稱說多過或曰哀公輕儒孔子有為而言故多自夸大以搖其君此豈所謂孔子者哉　詘音屈恩胡困切累去聲

大學第四十二

朱子章句

冠義第四十三

疏曰冠禮起早晚書傳無正文世本云黄帝造旃冕是冕起於黄帝也黄帝以前以羽皮為冠以後乃用布帛其冠之年天子諸侯皆十二

吕氏曰冠昏射鄉燕聘天下之達禮也儀禮所

載謂之禮者禮之經也禮記所載謂之義者皆舉其經之節文以述其制作之義也　冠去聲

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后禮義立故冠而后服備服備而后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　方氏曰容體欲其可度故曰正顏色欲其可觀故曰齊辭令欲其可從故曰順　長上聲

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為國本也　呂氏曰禮重則

人道立此國之所以為國也故曰為國本　方氏曰筮
日所以求夫天之吉筮賓所以擇夫人之賢然筮而不
卜何哉蓋古者大事用卜小事用筮天下之事始為小
終為大冠為禮之始聖王之所重者重其始而已非大
事也故止用筮焉至於喪祭之慎
終則所謂大事也故於是乎用卜　故冠於阼以著代也
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
也　呂氏曰主人升立于序端西面贊者筵于東序少北
西面將冠者即筵而冠是位與主人同在阼也父老
則傳之子所以著其傳付之意也酌而無酬酢曰醮醮
于戶西南面賓位也以禮賓之禮禮其子所以為成人
敬也始加緇布冠再加皮弁次加爵弁三加而服彌尊
亦所以為成人敬也冠於阼醮於客位者適子也若庶
子則冠于房外南面遂醮焉所以異者不著代也古者
童子雖貴名之而已冠而後賓字之以成人之道故敬

其名也

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為禮也玄冠玄端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母之拜子先儒疑焉疏以為脯自廟中來故拜受非拜子也呂氏以為母有從子之義故屈其庸敬以伸斯須之敬方氏從疏義皆非也此因成人而與為禮一句似乎凡冠者皆然故啓讀者之疑惟石梁王氏云記者不知此禮為適長子代父承祖者與祖為正體故禮之異於衆子也斯言盡之矣玄冠齋冠也玄端服天子燕居之服諸侯及卿大夫士之齋服也摯用雉鄉先生鄉之年徳俱高者或致仕之人也見音現

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

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后可以為人可以為人而后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呂氏曰所謂成人者非謂四體膚革異於童稚也必知人倫之備焉親親貴貴長長不失其序之謂備此所以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禮行孝弟忠順之行立也有諸已然後可以責諸人故成人然後可以治人也古者重事必行之廟中昏禮納采至親迎皆主人筵几於廟聘禮君親拜迎於大門之外而廟受爵有德祿有功君親策命于廟喪

禮既啓則朝廟皆所以示有所尊而不敢專也冠禮者人道之始所不可後也孝子之事親也有大事必告而後行沒則行諸廟猶是義也故大孝終身慕父母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之謂也　少去聲上三行去聲與平聲治平聲下二行如字

昏義第四十四

疏曰謂之昏者娶妻之禮以昏為期因名焉必以昏者取陽往陰來之義　呂氏曰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天下之情不合則不成而其所以合也敬則克終苟則易離必受之以致飾者所以敬而不苟也昏禮者其受賁之義乎　賁音臂易去聲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

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方氏曰納采者納鴈以為采擇之禮也問名者問女生之母名氏也納吉者得吉卜而納之也納徵者納幣以為昏姻之證也請期者請昏姻之期日也夫采擇自我而名氏在彼故首之以納采而次之以問名此資人謀以達之也謀既達矣則宜貴鬼謀以決之故又次之以納吉焉人謀鬼謀皆協從矣然後納幣以徵之請日以期之故其序如此　好去聲

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壻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親受之於父母

也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先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巹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

疏曰共牢而食者同食一牲不異牲也合巹而酳者以一瓠分為兩瓢謂之巹壻與婦各執一片以酳酳演也謂食畢飲酒演安其氣也　程子曰奠鴈取其不再偶　朱子曰取其順陰陽往來之義也　方氏曰筵几於廟者交神以筵之奉神以安之也父必親醮非重子也重禮而已御其婦車所以尊之也授之綏所以安之也以輪三周為御者取陰陽奇偶之數成也既三周則御者代之矣共牢則不異牲合巹則不異爵合巹有合體之義共牢有同尊卑之義體合則尊卑同同尊卑則相親而不相離矣　迎去聲先去聲巹音謹酳以刃切奇音基

敬慎重正而后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

女之别而立夫婦之義也男女有别而后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后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昬禮者禮之本也夫禮始於冠本於昬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鄉射此禮之大體也父子親而後君臣正者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也　别必列切

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笲棗栗段脩以見贊醴婦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質明昬禮之次日正明之時也贊相禮之人也笲之為器似筥以竹或葦為之衣以青繒以盛此棗栗段脩之贄脩脯也加薑桂治之曰段脩贊醴婦者

婦席於户牖間贊者酌醴置席前婦於席西東面拜受贊者西階上北面拜送又拜薦脯醢婦升席左執觶右祭脯醢訖以柶祭醴三是祭脯醢祭醴者所以成其為婦之禮也舅姑入於室婦盥饋特豚合升而分載之左胖載之舅俎右胖載之姑俎無魚腊無稷舅姑並席于奥東面南上餕亦如之此明其為婦之孝順也　見音現笲音煩腶丁亂切衣去聲盛治並平聲

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

厥明昏禮之又明日也昏禮註云舅姑共饗婦者舅獻爵姑薦脯醢又云舅洗于南洗洗爵以獻婦也姑洗于北洗洗爵以酬婦也賈疏云舅獻姑酬共成一獻仍無妨姑薦脯醢此說是也但婦酢舅更爵自薦又云奠酬酬酢皆不言處所以例推之舅姑之位當如婦見舅席于阼姑席于房外而婦行更爵自薦及奠獻之禮歟　疏曰舅酌酒于阼階

獻婦婦西階上拜受即席祭薦祭酒畢於西階上北面卒爵婦酢舅舅於阼階上受酢飲畢乃酬婦更爵先自飲畢更酌酒以酬姑姑受爵奠於薦左不舉爵正禮畢也降階各還燕寢也　方氏曰阼者主人之階子之代父將以為主於外婦之代姑將以為主於內故此與冠禮並言著代也　石梁王氏曰此皆為冢婦也今按此一節難曉儀禮圖亦不詳明闕之以俟知者　更平聲

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後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是故婦順備而後內和理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　方氏曰於舅姑言順於室人言和者蓋上下相從謂之順順則不逆可否相濟謂之和和則不

同舅姑之禮至隆也故可順而不可逆室人之禮相敵也故雖和而不必同茲其別歟　當委積藏並去聲別必列切

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毁教于公宫祖廟既毁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

祖廟未毁者言此女猶於此祖有服也則於君為親故使女師教之于公宫公宫祖廟也既毁謂無服也則於君為疏故教之于宗子之家德貞順也言辭令也容則婉娩功則絲麻祭之者祭所出之祖也魚與蘋藻皆水物陰類也芼之為羮也　先去聲芼音冒

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内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内和而

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隂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内職教順成俗外内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方氏曰六官天地四時之官也有六卿而又有九卿者兼三公數之則謂之九卿由公至士其數三而倍之止於九者陽成於三而窮於九以其理陽道故其數如此后治隂德而其數亦如之者婦人從夫故也六宫謂大寢一小寢五也先言六宫而後言六官者欲治其國先齊其家之意也　后治欲治治平聲數之數上聲餘如字　是故男教不脩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爲

之食婦順不脩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為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脩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后成者也天子脩男教父道也后脩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為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為后服齊衰服母之義也鄭氏曰適之言責也蕩蕩滌其穢惡也　朱子曰王者脩德行政用賢去姦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不食也若國無政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

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實為非常之變矣　葉氏曰日月之食理所常有也反之陰陽之事者躬自厚之道也天子以男教勉天下之為子者其道猶父也故其卒也天下為之服斬衰后以女順化天下之為婦者其道猶母也故其亡也天下為之服齊衰父母為之服者報其恩也王與后為之服者報其義也

適音責見音現為並去聲去上聲背音佩

鄉飲酒義第四十五

呂氏曰鄉飲酒者鄉人以時會聚飲酒之禮也因飲酒而射則謂之鄉射鄭氏謂三年大比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率其吏與其衆以禮賓之則是禮也三年乃一行諸侯之鄉大夫貢士於其君蓋亦如此黨正每歲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但此禮略而不載

則黨正因蜡飲酒亦此禮也先儒謂鄉飲有四一則三年賔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四則黨正蜡祭然鄉人凡有會聚當行此禮恐不特四事也論語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亦指鄉人而言之　比音畀　索音色屬音燭飲國飲去聲長上聲

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賔于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争絜敬則不慢不慢不争則逺於鬬辨矣不鬬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

子所以免於人禍也鄭氏曰庠鄉學也州黨曰序揚舉也　疏曰此謂鄉大夫故迎賓于庠門外若州長黨正則於序門外也盥洗揚觶者主人將獻賓以水盥手而洗爵揚觶也拜至者賓主升堂主人於阼階上北面再拜也拜洗者主人拜至訖洗爵而升賓於西階上北面再拜拜主人之洗也拜受者賓於西階上拜受爵也拜送者主人於阼階上拜送爵也拜既者既盡也賓飲酒既盡而拜也　觶音志遠去聲

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閒賓主共之也尊有玄酒貴其質也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洗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絜而以事賓也疏曰鄉人謂鄉大夫也士謂州長黨正也君子謂卿大夫也尊於房戶之閒賓主共之者設酒尊於東房之西室戶之東在賓主之閒酒雖主

人之設而賓亦以之酢主人故云賓主共之也北面設尊玄酒在左是在酒尊之西也地道尊右設玄酒在西者貴其質素故也共之者供於賓也榮屋翼也設洗於庭當屋之翼必在東者示主人以此自絜而事賓也從冠義以來皆記者疊出儀禮經文於上而陳其義於下以釋之他皆倣此　主共共如字人共共音恭

賓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

贊皇浩齋曰立賓以象天所以尊之也立主以象地所以養之也介以輔賓僎以輔主人象陰陽之輔天地也三賓衆賓之長也其以輔賓猶三光之輔于天也三光星之大者有三其名不可得而考先儒謂三大辰心為大辰伐為大辰北辰亦為大辰理或然也　僎音遵

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

劉氏曰以月魄思之望後為生魄然人未嘗見其魄蓋以明盛則魄不可見月魄之可見惟晦前三日之朝月自東出明

將滅而魄可見朔後三日之夕月自西將墮明始生而魄可見過此則明漸盛而魄不復可見矣蓋明讓魄則魄現明不讓魄則魄隱魄陰象賔明陽象主主人讓賔至於三象明之讓魄在前後三日故曰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

四面之坐象四時也浩齋曰謂賔主介僎之坐象春夏秋冬也或曰介有剛辨之義僎有巽入之義各從其類理或然歟

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賔故坐賔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賔賔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

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也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以體長幼曰德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主人者厚其飲食之禮仁之道也為賓者謹其進退之節義之道也求諸天地之氣以定其主賓之位至於俎豆亦莫不有當然之數焉聖通明也謂禮義所在通貫而顯明也敬其天理之節體夫人倫之序所得者皆吾心之實理也孔子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謂其足以正身而安國也聖人務焉豈無意哉　浩齋曰天下之禮義無所不通而器數皆有合於自然者聖之謂也無所不通無所不敬禮之所由制也禮之行不在乎他在吾長

幼之分而已性之德也禮得於身之謂德由學而後得於身則與先得於人心之同然者亦無異矣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

祭薦祭酒敬禮也嚌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為飲食也為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卒觶致實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為飲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

疏曰祭薦者主人獻賓賓即席祭所薦脯醢也祭酒者賓既祭薦又祭酒也此是賓敬重主人之禮也賓既祭酒之後興取俎上之肺嚌齒之所以嘗主人之禮也啐謂飲主人酒而入口所以成主人之禮也席末席西頭也按儀禮祭薦祭酒嚌肺皆在席之中惟啐酒在席末又嚌肺在前祭酒

在後此先云祭酒者嚌是嘗嚌之名祭酒是未飲之稱故祭酒與祭薦相連表其敬禮之事敬主人之物故祭薦祭酒嚌肺皆在席中啐酒入於巳故在席末於席上者是貴禮於席末啐酒是賤財也啐纔始入口猶在席末卒觶則盡爵故遠在西階上云卒觶者論其將欲卒觶之事致實則論其盡酒之體酒為觴中之實今致盡此實也　呂氏曰敬禮也食財也人之所以爭者無禮而志於財也如知貴禮而賤財先禮而後財之義則敬讓行矣　嚌才又切啐取内切為去聲

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

成教而后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坐者坐于堂上立者立于堂下豆當從偶數此但十年而加一豆非正禮也舊説此是黨正屬民飲酒正齒位之禮非賔興賢能之飲也 長去聲弟音悌孝當作教行去聲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賔及介而衆賔自從之至於門外主人拜賔及介而衆賔自入貴賤之義别矣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賔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于衆賔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疏曰主人既拜

其來至又酌酒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酌而自飲以酬賓介酢主人則止主人不酢介是及介省矣主人獻衆賓于西階上受爵坐祭立飲不酢主人而降於賓禮隆衆賓禮殺是隆殺之義別矣　方氏曰主酌賓為獻賓荅主主又荅賓為酬是禮也三賓則備之至於介則省酬焉至於衆賓則又省酢矣升受坐祭立飲者其升而受爵者惟祭酒得坐飲酒則立也盖飲酒所以養老以其卑不敢坐而當其養故也此所以殺於三賓　易去聲別必列切省音眚殺去聲

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閒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句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　工入而升堂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每一篇而一終三篇終則主人酌以獻工焉吹笙者入於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亦每一篇而一終三篇

終則主人亦酌以獻之也閒者代也笙與歌皆畢則堂上與堂下更代而作堂上先歌魚麗則堂下笙由庚此為一終次則堂上歌南有嘉魚則堂下笙崇丘此為二終又其次堂上歌南山有臺則堂下笙由儀為三終也合樂三終者謂堂上下歌瑟及笙並作也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工歌葛覃則笙吹采蘩合之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如此皆竟工以樂備告樂正樂正告于賓而遂出蓋樂正自此不復升堂矣故云遂出也一人者主人之吏也此人舉觶之後主人使相禮者一人為司正恐旅酬時有懈惰失節者以董正之也如此則雖和樂而不至於流放矣 閒去聲和樂樂音洛更平聲卷上聲

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

浩齋曰前言介之無酬衆賓之無酢者蓋未歌之時也此言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者既歌

之後行旅酬之時也沃洗者滌濯之人也雖至賤旅酬之際猶以齒焉則貴者可知矣自貴及賤無不序齒此所以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

降說屨升坐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

浩齋曰前此皆立而行禮未徹俎故未說屨至此徹俎之後乃說屨升坐而坐燕也脩舉也脩爵無數無算爵是也凡治事者朝以聽政而鄉飲聽政罷方行是朝不廢朝也夕以脩令而鄉飲禮畢猶可以治私事是莫不廢夕也若黨正飲酒一國若狂則無不醉矣節文終遂者終竟也遂猶申也言雖禮畢主人猶拜以送賓節文之禮終申遂而無所缺則知其安於燕樂而不至於亂矣　說音脫莫音暮治平聲

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

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總結上文五事之目殺去聲樂音洛弟去聲長上聲行易並去聲

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僎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浩齋曰飲酒之禮莫先於賓主立賓象天立主象地禮之經也其次立介僎以輔之者紀也其次立三賓以陪之者參也政教之立必有經有紀有參然後可行故飲酒之禮必有賓主介僎三賓然後可行故曰政教之本也前言介僎陰陽此言象日月者前章言氣故以陰陽象之此章言體故以日月象之也僎在東北象日出也介在西南象月出也以三光爲

三大辰正義按昭公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公羊曰大辰者大火也伐為大辰北辰亦為大辰爾雅房心尾大火謂之大辰北極謂之北辰大火與伐天所以示民時早晚天下之所取正是亦政教所出也烹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方氏曰海有四正言東者取夫水之所歸也水位居坎而其流歸東者由其生於天一行於地中故也天傾西北而不足故水之源自此而生地缺東南而不滿故水之流順此而行天之所傾地之所缺則其形下矣而善下者水之性也故其理如此然則水位居北者本天位也其流歸東者因地勢也南與北合水位居北而流不歸南者蓋東方之德木木則水之所生南方之德火火則水之所勝生之為利勝之為害而善利者水之德也故趣其所生焉　浩齋曰烹狗以養賓陽氣以養萬物故祖而法之烹于東方

焉海水之委也天地之間海居于東東則左也故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有左海之義焉天地之位南前而北後故以東為左

尊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太古之世無酒以水行禮故後世因謂水為玄酒不忘本者思禮之所由起也

賓必南鄉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為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秋之為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方者冬冬之為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偝藏也蠢者物生動之貌天地大德曰生聖人德合天地故曰產萬物者聖也假大也揫斂縮之貌察猶察察嚴肅之意揫之以時察言揫斂之以秋時嚴肅之氣也物之

藏必自外而入內故曰中者藏也天子南面而介必東立則左東右西南前北後也　鄉去聲愁作揫

鄉介賔主也主人必居東方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蠢也產萬物者也主人者造之產萬物者也月者三日則成

魄三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建國必立三卿三賔者政教之本禮之大參也　張子曰坐有四位者禮不主於敬主欲以尊賢若賔主相對則是禮主於敬主矣故其位賔主不相對坐介僎於其間以見賔賢之義因而說四時之坐皆有義其實欲明其尊賢　呂氏曰天子南面而立而坐賔亦南鄉者尊賔之至也介間也坐賔主之間所以間之也　方氏曰飲食之養則主人之所造也而有產萬物之象所以居東

射義第四十六

疏曰繫辭云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又世本云揮作弓夷牟作矢註云二人黄帝臣書云侯以明之夏般無文

周則具矣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

呂氏曰諸侯之射大射也卿大夫士之射鄉射也射者男子之事必飾之以禮樂者所以養人之德使之周旋中禮也蓋燕與鄉飲因燕以娛賔不可以無禮故有大射鄉射之禮禮不可以無義故明君臣之義與長幼之序焉　長上聲中去聲

故射者進退

周還必中禮内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呂氏曰禮射者必先比耦故一耦皆有上耦下耦皆執弓而挾矢其進也當階及階當物及物皆揖其退也亦如之其行有左右其升降有先後其射皆拾發其取矢于楅也始進揖當楅揖取矢揖既搢挾揖退與將進者揖其取矢也有横弓卻手兼弣順羽拾取之節焉卒射而飲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説決拾加弛弓升飲相揖如初則進退周旋必中禮可見矣夫先王制禮豈苟為繁文末節使人難行哉亦曰以善養人而已蓋君子之於天下必無所不中節然後成德必力行而後有功其四肢欲安佚也苟恭敬之心不勝則怠惰傲慢之氣生動容周旋不能中乎節體雖佚而心亦為之不安安其所不安則手足不知其所措故放辟邪侈踰分犯上將無所不至天下之亂自

此始矣聖人憂之故常謹於繁文末節以養人於無所事之時使其習之而不憚煩則不避之行亦無自而作至於久而安之則非禮不行無所往而非義矣君子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所存乎内者敬則所以形乎外者莊矣内外交脩則發乎事者中矣射一藝也容比於禮節比於樂發而不失正鵠是必有樂於義理久於恭敬用志不分之心然後可以得之則其所以得之者其為德可知矣 還音旋中行並去聲比音畀拾其結切楅音偪弣音撫說音脫

其節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為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為節卿大夫

以循法為節士以不失職為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

節者歌詩以為發矢之節度也一終為一節周禮射人云騶虞九節貍首七節采蘋采蘩皆五節尊卑之節雖多少不同而四節以盡乘矢則同如騶虞九節則先歌五節以聽餘四節則發四矢也七節者三節先以聽五節者一節先以聽也四詩惟貍首亡騶廐官虞山澤之官此二職皆不乏人則官備可知呂氏曰彼茁者葭則草木遂其生矣一發五豝則鳥獸蕃殖矣吁嗟乎騶虞者所以歸功於二官也天子之射以是為節者言天子繼天當推天地好生之德以育萬物此所以樂官備也貍首詩亡記有原壤所歌及此篇所引曾孫侯氏疑皆貍首詩也貍首田之所獲物之至

薄者也君子相會不以微薄廢禮諸侯以燕射會其士大夫物薄誠至君臣相與習禮而結歡奉天子而脩朝事故諸侯之射以是為節所以樂會時也采蘋之詩言大夫之妻能循在家母教之法度乃可承先祖共祭祀猶卿大夫已命能循其未仕所學先王之法乃可以與國政矣故卿大夫之射以是為節所以樂循法也采蘩之詩言夫人不失職蓋夫人無外事祭祀乃其職也惟敬以從事是為不失職士之事君何以異此故士之射以此為節者所以樂不失職也樂音洛行去聲乘去聲共音供與去聲

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

疏曰諸侯雖繼世而立卿大夫有功乃升非專以射而選也但既為諸侯卿大夫又考其

德行更以射辨其材藝之高下非謂直以射選補始用之也射者男子之事謂生有懸弧之義也　數音朔行去聲

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則削地故曰射者射為諸侯也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

鄭氏曰三歲而貢士舊說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　疏曰書傳云

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傲三不適謂之誣比音畀中與並去聲數音朔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為正之具也曾孫侯氏者諸侯推本始封之君故以曾孫言如左傳曾孫蒯聵之類是也四正謂舉正爵以獻賓獻君獻卿獻大夫凡四也具皆也此四獻皆畢然後射此時大夫君子下及衆士無問大小之官無有處其職司而不來者皆御侍于君所也以燕以射言先行燕禮而後射

也則燕則譽者燕安也言君臣上下以射而習禮樂則安樂而有名譽也天子養諸侯以禮樂則無所事征討矣而此藝者又諸侯所以自為正身安國之具也舊說曾孫侯氏以下八句貍首篇文　處上聲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于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

矍相地名如堵牆言圍繞而觀者衆也鄉飲之禮將旅酬使相者一人為司正至將射則轉司正為司馬故云射至于司馬也延進也誓衆選賢而進其來觀欲射之人也賁與僨同覆敗也亡國亡其君之國也與為人後言人有死而無子者則宗族既為之立後矣此人復求為之後也賁軍之將無勇亡國之臣不忠求為人後者忘親而貪利此三等人皆在所當棄故不使之入其餘則皆可與之進也　矍音攫相去聲

賁音奮將與並去聲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句不句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公罔姓裘名之語助也序姓點名也揚舉也射畢則使主人之贊者二人舉觶於賓與大夫儀禮云古者於旅也語故裘舉觶曰幼壯而盡孝弟之道老耋而守好禮之心不與流俗同其頹靡而守死善道者不言今此衆人之中有如此樣人否當在此賓位也於是先時之入者又半去矣　弟好並去聲不音否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句不句在此位也蓋勵有存者八十九十曰旄百年曰期年雖高而言道無所違誤故云稱道不亂也勵有存者蓋

去者多而留者寡矣子路之延射直指惡者而斥之則無此惡者自入褒黜之揚觶但舉善者而留之則非其人者自退褒之言尚疏黜之言則愈密矣　旄音耄勵僅同

射之為言者繹也或曰舍也繹者各繹已之志也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故曰為人父者以為父鵠為人子者以為子鵠為人君者以為君鵠為人臣者以為臣鵠故射者各射已之鵠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為諸侯也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

繹已之志者各尋其理之所在也射已之鵠者各中其道之當然也舍止也道之所止如君止於仁父止於慈

之類　鄭氏曰得為諸侯謂有慶也不得為諸侯謂有讓也又司裘註云侯者其所射也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為準謂之鵠著于侯中謂之鵠者取名於鳱鵠鳱鵠小鳥難中是以中之為儁　呂氏曰張皮侯而棲鵠方制之置侯之中以為的者也　舍如字去聲著直略切鳱古安切　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后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絀地是也　澤宮名其所在未詳疏云於寛閑之處近水澤而為之射宮即學宮也進爵絀地者疏云進則爵輕於地故先進爵而後益以地也退則地輕於爵故先削地而後絀爵也　故男子生桑弧蓬矢

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也飯食之謂也宇宙皆已分内事此男子之志也人臣所以先盡職事而後敢食君之禄者正以始生之時先射天地四方而後使其母食之也故曰飯食之謂也飯食食子也　射音石飯上聲食音嗣

射者仁之道也求正諸己己正而后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為仁由己射之中否亦由己非他人所能與也故不怨勝己者而惟反求諸其身　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朱子曰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勝者乃

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　今按揖讓而升未射時也下而復升以飲則射畢矣揖讓而升下五字當依鄭註為句　飲去聲

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　郊特牲

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謂射者何以能不失射之容節而又能聽樂之音節乎何以能聽樂之音節而使射之容與樂之節相應乎言其難而美之也循聲而發謂射者依循樂聲而發矢也畫布曰正棲皮

曰鵠賢者耦弓矢審固故能中的不肖者不能也詩小雅賓之初筵發猶射也爵謂罰酒之爵中則免於罰故云求中以辭爵也酒所以養老病令求免於爵者以已非老者病者不敢當其養禮耳此讓道也　正平聲

燕義第四十七

此明君臣燕飲之義

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别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大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

弗正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

庶子即夏官諸子職也下大夫二人掌其戒令以下皆周禮文卒讀為倅副貳也此官專主諸侯以下衆庶之子副倅於父之事戒令謂任之征役也教治謂脩德學道也别其等者分别其貴賤也此屬皆未命以父之爵為上下也正其位者朝廷之位尚爵學校之位尚齒也大事謂大祭祀大喪紀大賓客大燕享之類也唯所用之唯太子之所役使也百人為卒五人為伍有司統領卒伍者也司馬弗征者以其統屬於太子故司馬不得而征役之也凡國之政事非上文所言大事也游卒倅之未仕者也此既小事乃民庶所為不使國子之未仕者為之蓋欲存之使脩德學道以成其材也故春則合聚之於大學秋則合聚之於射宫考藝而為之進退焉

疏曰庶者衆也適子衆多故總謂之庶

子非適子庶弟而稱庶子也必知適子者以其倅是副貳於父之言　呂氏曰燕禮有主人升自西階獻庶子阼階之上又宵則執燭於阼階上故此篇因陳庶子官之所掌且明所以建官之義也　卒取內切別必列切大音泰卒伍卒如字治平聲正平聲

諸侯燕禮之義君立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句大夫皆少進句定位也君席阼階之上居主位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爾與邇同南鄉爾卿句絕大夫皆少進句絕少進稍前也定位者定諸臣之位也適讀為敵自此以下皆記者舉儀禮正文而釋其義也　鄉去聲適音敵

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為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不以公卿為賓而以大夫為賓為疑

也明嫌之義也賔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獻主代主人舉爵獻賔也君尊臣不敢抗行賔主之禮宰夫主膳食之官也卑故抗禮無嫌記曰與卿燕則大夫為賔謂與本國之臣燕則然若鄰國之臣則以上介為賔也公孤也上公之國得置孤一人公卿之尊次於君復以之為賔則疑於尊卑無辨且嫌於偪上也大夫位卑雖暫尊之為賔無所嫌疑也　方氏曰既曰為疑而又曰明嫌者蓋疑未至於嫌特明嫌之義而已　亢苦浪切為疑為去聲　君舉旅於賔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答拜之禮無不答明君上之禮也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君必報之以爵禄故臣下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以國

安而君寧禮無不答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然後取其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匱也是以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也和寧禮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大義也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先是宰夫代主人行爵酬賓之後君命下大夫二人媵爵公取此媵爵以酬賓賓以旅酬於西階上旅序也以次序勸卿大夫飲酒也此之謂君舉旅於賓也君所賜爵爵則特賜臣下之爵也此二者賓皆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則賓升而成拜謂復再拜稽首也先時以君辭之於禮未成故云成拜也 楊氏曰按公取媵爵以酬賓此别是一禮與尋常酬賓不同此所謂公為賓舉旅也燕禮君使宰夫為獻主以臣莫敢與君

抗禮也今君舉觶於西階之上以酬賓可乎蓋君臣之際其分甚嚴其情甚親使宰夫為獻主所以嚴君臣之分今舉觶以酬賓賓西階下拜小臣辭升成拜公奠觶答再拜公卒觶賓下拜公答再拜略去勢分極其謙卑所以通君臣之情也註云不言君酬賓於西階上及君反位尊君空其丈也此又所以嚴君臣之分也　上道如字下二道去聲

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　設席之位上卿在賓席之東小卿在賓席之西皆是南面東上而遠相次此所謂小卿次上卿也大夫在小卿之西是大夫次

小卿也士受獻於西階之上退立于阼階下西面北上庶子受獻于阼階上亦退立于阼階下庶子次於士是士庶子以次就位于下也獻君者主人酌以獻也公取媵爵以酬賓賓以旅酬於西階上此所謂獻君君舉旅行酬也而后獻卿者亦主人獻之也公又行一爵亦媵者之爵也若卿若賓惟公所酬卿亦以旅于西階之上禮亦如初此亦是君舉旅而言卿舉者蓋君為卿舉耳下言大夫舉旅士舉旅其義同而後獻大夫亦主人之獻也公又舉奠觶以賜是為大夫舉旅也主人獻士公復賜之是為士舉旅也公舉旅之禮止於士不及庶子矣而后獻庶子者主人獻之于阼階之上也牲狗也

疏曰公及卿大夫士等牲體薦羞之等差燕禮不載

聘義第四十八

呂氏曰天子之與諸侯諸侯之與鄰國皆有朝禮有聘禮朝則相見聘則相問也朝宗覲遇會

同皆朝也存頫省聘問皆聘也故聘禮有天子所以撫諸侯者大行人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是也有諸侯所以事天子者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是也有鄰國交脩其好者大行人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是也儀禮所載鄰國交聘之禮也聘義者釋聘禮之義　頫眺跳二音省悉井切好去聲

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　此言卿出聘之介數上公七介者上公親行則介九人諸侯之卿禮下於君二等故七介也以下放此　呂氏曰古者賔必有介介副也所以輔行斷事致丈於斷禮者也

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　紹繼也其位相承繼也先時上擯入受主君之命出而傳與承擯承

擯傳與末擯此是傳而下也賔之末介受命於末擯而傳與次介次介傳與上介上介傳與賔是傳而上也此所謂介紹而傳命也質正也於所尊者不敢正自相當故以介傳命敬之至也賔在大門外西北面介自南向北為序主君在内迎擯者

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出大門自北向南為序

廟門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

疏曰三讓而后傳命者謂賔在大門外見主人陳擯以大客之禮待己己不敢當三度辭讓主人不許乃後傳聘賔之命也三讓而后入廟門者謂賔既傳命之後主君延賔而入至廟將欲廟受賔不敢當之故三讓而後入主君在東賔差退在西相向三讓乃入廟門也三揖而後至階者初入廟門一揖也當階北面又揖二揖也當碑又揖三揖也三讓而後升者謂主君揖賔至階主君讓賔升賔讓主君如此者三主君乃先升賔乃升也

君使

士迎于竟大夫郊勞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内而廟受北面拜貺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郊勞勞之于近郊也用束帛北面拜貺亦主君之拜也其拜於阼階上拜卿君命之辱者釋北面拜貺之義也竟音境勞去聲

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覿致饔餼還圭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卿主國之卿也承擯者承副上擯也紹擯者繼續承擯也賓行聘事畢主國君親執醴以禮賓是君親禮賓也私面謂私以已禮物面見主國之卿大夫也私覿私以已禮物覿見主國之君也牲殺者曰饔生者曰餼致饔

餼者聘覲皆畢賓介就館主君使卿致饔餼之禮於賓也還圭璋者賓來時執以為信主君既受之矣今將去君使卿送至賓館以還之也還玉畢加以賄贈之禮經云賄用束紡紡今之絹也饗禮食禮皆在朝燕禮在寢一食再饗燕無常數　呂氏曰擯者主國之君所使接賓者也主之有擯猶賓之有介也擯有三者以多為文也大宗伯朝覲會同則為上相相即擯也入詔禮曰相出接賓曰擯宗伯卿也故曰卿為上擯小行人諸侯入王則為承而擯行人大夫也故曰大夫為承擯士職卑承官之乏以繼擯之事故曰士為紹擯也使臣之義則致其君臣之敬於所聘之君主君之義則致其賓主之敬於來聘之臣也　餼呼既切還音旋食音嗣紡音倣

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

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天子制諸侯者天子制此禮而使諸侯行之也比年每歲也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誤謂禮節錯誤也　呂氏曰上下不交則天下無邦人道所以不能羣也故先王之御諸侯使之相交以脩其好必使之相敬以全其交其相交也必求乎疏數之中故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也其相敬也必相厲以禮故使者之誤主君不親饗食以愧厲之然後仁達而禮行外則四鄰相親而不相侵內則君臣有義而不相陵也先王制禮以善養人於無事之際多為升降之文酬酢之節賓主有司有不可勝行之憂先王未之有改者蓋以養其德意使之安於是而不憚也故不安於偷惰而安於行禮不恥於相下而恥於無禮也天子以是養諸侯諸侯以是養其士大夫上下交相養此兵所以不用天下所以平也節文之多惟聘射養

人之至者也諸侯自為正於射禮聘禮二禮之義天子養諸侯之意為深故其義皆曰兵不用自為正之具也

比音畀使去聲食音嗣好去聲數入聲勝平聲

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

聘使之行禮於君則用圭於夫人則用璋其行享禮於君則束帛加璧於夫人則琮享猶獻也及禮畢則還其圭璋者以圭璋是行禮之器故重之而不敢受也璧琮與幣皆財也財在所輕故受而不還故曰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　呂氏曰諸侯相厲以輕財而重禮則遠利而有恥所以民作讓

主國待客出入三積餼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日五雙羣介皆有

餼牢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内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出既行也入始至也積謂饋之牢禮米禾芻薪之屬其來與去皆三饋之積故云出入三積也餼客於舍謂致饔餼於賓之館舍也三牲備為一牢五牢之具陳於内謂餁一牢在賓館西階腥二牢在賓館東階餼二牢在賓館門内之西也禾稾實并刈者也米車設於門東禾車設於門西倍禾倍其數也禮註云薪從米芻從禾疏云薪以炊爨故從米芻以食馬故從禾此四物皆在門外乘禽乘行羣匹之禽鴈鶩之屬也掌客云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烖殺禮在野在外殺禮故曰古之用財

者不能均如此言不能皆如此豐厚也然而於聘禮則用財如此之厚者是欲極盡之於禮也用財雖厚盡禮而止不敢加美以沒禮故內不相陵外不相侵皆為有禮以制之故也　積子賜切乘去聲食音嗣殺去聲

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非强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强有力者將以行禮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惰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

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強有力如此也勇敢強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鬬則謂之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如此則民順治而國安也呂氏曰節文之多惟聘射之禮為然故曰至大禮也君臣父子長幼之義皆形見於

節文之中人之所難我之所安人之所懈我之所敬故能行之者君子也君子自養其强力勇敢之氣一用之於義禮戰勝而教化行矣此國之所以安也射禮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酬獻之節極為繁縟故有酒清肉乾而不敢飲食者若聘禮則受聘受享請覿然後酌醴禮賓無酒清肉乾之事特以節文之繁與射禮等皆至日幾中而后禮成故與射禮兼言之也　幾平聲乾音干莫音暮齊音齋下齊如字解音懈長上聲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碈者何也為玉之寡而碈之多與孔子曰非為碈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

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鄭氏曰碈石似玉縝緻也栗堅貌劌傷也義者不苟傷人越猶揚也詘絶止貌樂記曰止如槀木瑕玉之病也瑜其中閒美者 陸氏曰尹正也孚尹猶言信正 應氏曰尹當作允孚允皆信也 疏曰圭璋特達謂行聘之時惟執圭璋特得通達不加餘幣也

馬氏曰能柔能剛能抑能揚能斂能彰而能備精粗之美以全天人之道者玉之為物也能柔則溫潤而澤所以為仁能剛則廉而不劌所以為義能抑則垂之如墜所以為禮能揚則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所以為樂

能斂則縝密以栗所以為智能彰則瑕不揜瑜瑜不揜瑕所以為忠孚尹於中旁達於外所以為信始之以仁而成之以信凡此皆粗而為人道也於氣如白虹所以為天精神見于山川所以為地圭璋特達所以為德天下莫不貴之所以為道凡此皆精而為天道也七者合而言之皆謂之德君子所貴以此德也溫者德之始言始所以見終論語言孔子之五德則始於溫夔教胄子以四德亦始於溫詩亦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古人用玉皆象其美若鎮圭以召諸侯以恤凶荒用其仁也齊有食玉用其智也牙璋以起軍旅用其義也國君相見以瑞相享以璧用其禮也樂有鳴球服有佩玉用其樂也邦國玉節用其信也琬以結好琰以除慝用其忠也兩圭祀地黃琮禮地用其能達於地也四圭祀天蒼璧禮天用其能達於天也圭璋特達用其能達於德也已聘而還圭璋已朝而班瑞此皆古之為器而用玉之美者也古之善比君子於玉者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曰追

琢其章金玉其相曰如圭如璧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曰玉振終條理曰瑾瑜匿瑕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此古人比君子於玉者也 石梁王氏曰因聘禮用玉故論玉之德以結此篇 瑉音民爲去聲與平聲知音智劌姑衞切隊音墜詘音屈見音現齊平聲追平聲

喪服四制第四十九

疏曰以其記喪服之制取於仁義禮智也

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訾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夫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也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

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體天地以定尊卑法四時以為往來則陰陽以殊吉凶順人情以為隆殺先王制禮皆本於此不獨喪禮為然也故曰凡禮之大體吉凶異道以下始專以喪禮言之喪有四制謂以恩制以義制以節制以權制也訾音紫知音智

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為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疏曰父最恩深故特舉父而言之具實門内諸親為之著服皆是恩制也為去聲

門内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為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門内主恩故常揜蔽公義門外主義故常斷

絶私恩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恩揜義也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義斷恩也資猶取也用也用事父之道以事君故其敬同也人臣為君重服乃貴貴尊尊之大義故曰以義制者也然五服皆有義服亦是以義制此舉重者言之耳　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喪不過三年苴衰不補墳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三日而食始食粥也葬而虞祭始沐不補雖破不補完也不培一成丘壟之後不再加益其土也祥日大祥之日也素琴無漆飾也與素几素俎之素同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為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

也齊衰之服期而除之以心喪終三年　為去聲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禿者不髽傴者不袒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疏曰杖之所設本為扶病而以爵者有德其恩必深其病必重故杖為爵者而設故云爵也遂歷敘有爵之人故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喪服傳云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擔假也尊其為主假之以杖或曰輔病者喪服傳云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謂庶子以下皆杖為

輔病故也婦人未成人之婦人童子幼小之男子百官備謂王侯也委任百官不假自言而事得行故許子病深雖有扶病之杖亦不能起故又須人扶乃起也大夫士既無百官百物須己言而后衰事乃行故不許極病所以杖而起不用扶也庶人卑無人可使但身自執事不可許病故有杖不用但使面有塵垢之容而已子於父母貴賤情同而病不得一故為權制禿者無髮女禿不髽故男子禿亦不免也袒者露膊傴者可憎故不袒也踊是跳躍跛人脚蹇故不跳躍也老及病者身已羸瘠又使備禮必至滅性故酒肉養之此八者謂應杖不杖不應杖而杖一也扶而起二也杖而起三也面垢四也禿者五也傴者六也跛者七也老病者八也喪大記大夫與士之喪皆云三日授子杖謂為親也此云五日七日為君也　擔音瞻　傴其縷切

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思之殺也聖人因

殺以制節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自三日不怠以至三年憂其哀漸殺而愜故曰恩之殺也　鄭氏曰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鵪之鵪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　解音懈期平聲殺去聲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

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君不言謂百官百物不言而事行者也臣下不能如此必言而後事行但不文其言辭耳故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喪言而不議緦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說見閒傳唯上聲父母之喪衰冠繩纓菅屨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十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比終兹三節者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强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治之義以正之孝子弟弟貞婦皆可得而察焉比及也三月一節也練一節也祥一節也非仁者不足以盡愛親之道故

於仁者觀其愛非知者不足以究居喪之理故於知者觀其理非强者不足以守行禮之志故於强者觀其志

一說理治也謂治斂殯葬祭之事惟知者能無悔事也故曰觀其理篇首言仁義禮知為四制之本此獨曰禮以治之義以正之者蓋恩亦兼義權非悖禮也孝子弟弟貞婦專言門内之治而不及君臣者亦章首專言父母之喪而恩制為四制之首故也　衰

音催期音基比音畀知去聲治平聲

禮記集説卷十